

柔石小说精选

名师解读释疑

学生版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

柔石

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

畔读释疑学生版

小说精选

杨亚庚／编选·注释·导读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柔石小说精选 / 柔石著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
2013.1

(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师解读释疑: 学生版. 第2辑)

ISBN 978-7-5391-8375-6

I. ①柔… II. ①柔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5527 号

柔石小说精选

杨亚庚/编选·注释·导读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张 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开 本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 14.25

字 数 367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375-6

定 价 20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5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导 论

杨亚庚

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，特别是在左翼青年作家中，柔石是独具风采而且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。他对大动荡、大变迁时代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，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追求、迷惘、挣扎和痛苦的剖析，以及忧国忧民家国情怀的表现，均具相当的深度，同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与同时期左翼青年作家显得空洞而狂热的作品相比，柔石的沉郁风格和悲剧情蕴，明显胜出一筹。但是长期以来，除二三部作品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阐释外，很多优秀作品被遮蔽，文学史上对他的评价也较为单一甚至有盲点存在。

柔石（1902—1931），原名赵平复，浙江宁海县人，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。在柔石短暂的一生中，曾任小学和中学教员、教务主任和县教育局局长。在追寻理想和救国兴国的过程中，柔石努力探索，奋发有为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前后，积极支持并掩护革命青年。1928 年与鲁迅同创朝花社，“左联”成立后为执行委员。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1 年 2 月，被反动派枪杀于上海龙华。鲁迅先生在避难中闻知后，悲愤难抑，作七律诗抒发心怀。

1933年2月,在柔石牺牲二周年之际,鲁迅先生又写出了著名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,成为讨伐反动派的战斗檄文、纪念烈士的文学经典。

柔石的小说创作十分关注旧中国农村和农民特别是妇女的生存状态,他们苦难的生活、悲惨的命运和精神的磨难,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表现,反映了一个苦难深重、民不聊生的时代本质。短篇小说《为奴隶的母亲》讲述了一个荒唐而悲惨的“典妻”的故事。小说的主人公春宝娘是一个勤劳而善良的农村妇女,她做皮匠的丈夫却是一个好吃懒做而又性格凶残的人,他因赌博欠债而将自己的妻子“典”——实际上是卖给了一个地主之家。春宝娘忍受着悲痛与五岁的孩子春宝生离死别,从此背井离乡。到了地主家,受尽了“大娘”的刁难、辱骂和欺诈,做牛做马,被视为下人;同时还要充当地主泄欲和生育的工具。她为地主生了一个孩子,取名秋宝。她的任务结束后即被无情地撵走,她不得不与自己现在的孩子秋宝生离死别,心中的惨痛可想而知。春宝娘在自己家里是丈夫的奴隶,到了地主家是地主和他老婆的奴隶,承受着阶级的和夫权的双重压迫。作为一个母亲,人类最为神圣的母爱的权力被粗暴地剥夺,忍受着心灵被撕裂的煎熬。春宝娘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奴隶,其一生是在双重的压迫和欺侮中度过的。春宝娘的悲惨遭遇,是旧社会广大农村妇女共同命运的缩影,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愚昧、畸形和黑暗。

柔石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演绎,思考和探讨了造成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悲剧的原因。春宝娘的凄惨命运既是阶级压迫和夫权统治的结果,也是中国几千年来腐朽陋习和落后的封建意识对人的戕害。“典妻”始于汉代,多少个世纪过去了,却仍然顽固地存在着,反映了封建社会、封建思想及其习俗的超稳定结构。柔石的批判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,同时也具

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《二月》中文嫂的丈夫为了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而壮烈牺牲，可是她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，衣食无着又拖儿带女，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。文嫂悲剧的制造者是那个时代和社会，任何个人的拯救都只能是徒劳。《旧时之死》中朱胜瑀的“未婚妻”因不堪忍受对方的冷遇而自杀，不久朱胜瑀亦追随之而去，封建社会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这一传统的痼疾，夺走了两个年轻人的生命。作品强烈地控诉了封建伦理和文化对人的尊严、生命的践踏和屠戮。短篇小说《刽子手的故事》以很少的文字，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可憎、可怕而又令人生厌的刽子手的形象。小说写到他杀人时的感觉时这样写道：“刽子手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‘和猪羊差不多的’”“一语道破天机”，不把人当人、随意杀人就是那个时代的本质。在柔石的小说里，无论是对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描述、对黑暗社会的批判，还是对封建传统道德、伦理和文化吃人真相的揭示，虽然是怀着满腔的激愤，但在行文表达时却是客观、冷静的，不但使作品真实可信，而且增强了思想的深度。

柔石的小说对底层的人物充满了同情，但对于他们性格的弱点特别是沉重的精神负荷，却是并不回避而是予以关注和思考的。《为奴隶的母亲》中的春宝娘，一生软弱、凡事忍让、任人宰割、缺少反抗精神，这样的性格刻画很有典型意义，反映了中国农民整个阶层的弱点。《二月》的文嫂同样性格懦弱，备尝艰辛，但她对于自己丈夫为革命而捐躯的悲壮不理解，甚至漠然，对人生的不公她也只知忍受。当她的小儿子因病而夭折之后，支撑她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也就随之坍塌，她选择了自杀。因为“有夫从夫，无夫从子”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在她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，尽管她还有天真可爱的女儿采莲，但儿子没了，她便以为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国民性的分析

和揭露，深受鲁迅影响的柔石，深感封建社会的精神体系对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农民毒害之深，他的批判的深度、广度和力度虽无法与鲁迅先生相比，但就其敏锐的观察和真诚的表达，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还是相当出色的。

在柔石的小说创作中，他最熟悉、描写得最得力、数量相对也比较多的是知识分子形象。“五四”革命运动由高潮而逐渐平缓之后，随着社会的动荡和不断的分化，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群体也在发生变化和分裂。

《二月》中的李先生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，他充满了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，将个人的一切包括年轻的生命置于不顾，冲锋陷阵，勇敢无畏，视死如归，在惠州之战中英勇牺牲，把可怜的妻儿留在了荆棘丛生的人间。无疑，李先生是革命的先驱，是时代的弄潮儿。但他在《二月》中是个背景人物，因而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，他还缺少鲜活而生动的血肉感。短篇小说《别》中的青年则是作品的主人公，柔石在这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与妻子分别时依依不舍的心情，彼此之间反复叮咛，情真意切，令人为之动容。直到作品结尾时才含蓄地交待“别”的原因，青年与娇妻和老母告别后，大踏步地坚定地向前走去，并且心里想：“事业在前，我是社会青年，‘别’算不得一回事。”反映出革命者为了理想和事业是勇于牺牲一切的。对于这些站在时代前列，代表着民族觉醒和方向的艺术形象，作者是满怀崇敬之情的。

对于知识分子中的蜕变者或革命的对立面，柔石的作品很少表现，就是几个面目可憎或可厌的形象，也还有其可怜或可悯之处。《为奴隶的母亲》中的地主秀才，他虽然把春宝娘视作生育的工具而盘剥蹂躏，但他的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，他还在暗中帮助过春宝娘，有时也有通情达理之处；他性情软弱，长期受到老婆的压抑，当然其本质还是虚伪而寡情的。《疯人》中的“主人”

因“门不当户不对”而反对女儿的婚事，最终将一对恋人活活逼死后，也还捶胸顿足、深深地懊悔。如果说上述两人还仅仅是读过几天书的地主老财，那么，《二月》中的钱正兴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“知识分子”了。这个纨绔子弟，不学无术，造谣滋事，令人憎厌，但如果说他伤天害理，是一个很坏的人，也还有失公道。至于《三姊妹》中个人至上的章先生，虽然有意无意中坑害了天真而无辜的两姐妹，但其后来的忏悔和救赎也还有真情在。柔石爱憎分明，但很少走向极端，且笔端常现温情，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结。

“五四”退潮之后的中国，新旧政治势力此消彼长，军阀们的争斗犬牙交错，各种观念、思潮不断涌现、碰撞，在这样一个缺乏普适价值观的时代，人们追寻、探索、失望、迷茫，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。在柔石的小说创作中，这类苦闷的彷徨者形象较多，写得也最为成功。

《二月》是作者的小说代表作，其主人公萧涧秋是至今仍在散发着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。他富有理想，追求真理，关注人生，同情弱者，洁身自好，不肯同流合污，是一个有抱负、有正义感、家国情怀很重的青年知识分子。他对革命的先驱者李先生非常敬重，真诚而且不遗余力地帮助其未亡人文嫂，其缘起即在于此，只是后来才更多地加入了深刻的同情等情感因素。为了把文嫂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，他甚至决定放弃与陶岚的爱情。然而，他这种崇高的博爱、真爱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。芙蓉镇里一时间谣言满天飞，所遇到处是白眼和冷漠，连一向理解他的陶岚都不安起来。于是，作为知识分子的萧涧秋的另一面便得到了充分的表现。他心灰意冷却又不想抗争，苦闷而心生幻灭。在环境的重压下，萧涧秋软弱无力，最后只能一走了之。对坚硬而粗砺现实的逃避，不但是萧涧秋的选择，也是那个特定年代精神上处于彷徨状态知

识分子的共同宿命。

《旧时代之死》中的朱胜瑀，其思想虽然没有萧涧秋那般复杂和纠结，其内心却也被苦闷所占满。他勤奋好学、富有良知，却不知道正确的人生之路在哪里。慈母，贤弟，朋友，都是那么爱他，但整个世界的冰冷依然使他痛苦，使他不寒而栗。他敏感脆弱，外部环境的无形压力，几乎都来源于他的自我感受。俗话说：性格决定命运，朱胜瑀的自杀为此作出了形象的诠释。

萧涧秋从是非现场的逃离，朱胜瑀对人生绝望从而撒手人寰，大体上可以概括这类知识分子的最终归宿。无论是哪一种模式，他们的人生都是以悲剧谢幕的。有论者归纳说，人生有两种悲剧，一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“惊心动魄”的悲剧，另外一种鲁迅先生之所谓“几乎无事”的悲剧。萧涧秋和朱胜瑀的人生悲剧，似不宜于简单归属于其中之一。从他们悲剧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丰富性和震撼力而言，大抵应为时代的悲剧吧。

纵观柔石的小说创作，结合柔石的人生轨迹特别是文学轨迹，如果加以梳理，从而寻找出柔石小说创作的基调和底色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人道主义。

“五四”以来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深入，西方的各种思潮相继被介绍到国内，特别是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等资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的强力传播，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思想变革的浪潮。从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对俄国和东欧、北欧普罗文艺的热忱推介，到各个文学流派或文学团体崭新的文学主张，形成了一股合力，使古老中国陈陈相因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

对弱者的爱与同情，是柔石小说创作人道主义基调的主要表现。受苦受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物特别是农村妇女，和同样是受苦受难特别是在精神上备受煎熬的青年知识分子，是柔石关注和书写的主要对象。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和坎坷人生，在柔石

的文字里流淌着无尽的悲悯。《二月》中的萧涧秋之所以成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颇具艺术魅力的原因，与他大爱的心灵、悲天悯人的性格息息相关。不过，柔石是清醒的，对于悲剧的制造者——黑暗而顽固的社会而言，人道主义并不能真正改变弱者的悲惨命运，文嫂在萧涧秋无限关爱和同情中对人生绝望并自杀身亡，不但是对萧涧秋沉重打击，也是对这一思想失败的无声宣告。

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，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，也是柔石文学书写的重点。《旧时代之死》中的朱胜瑀，他的青春之所以压抑和痛苦，原因之一就是父母的包办婚姻。尽管慈母年事已高、期盼殷切，朱胜瑀也毫不动摇，抵制到底。可是当他听说由于他的拒绝，他的“未婚妻”羞愤中自杀身亡时，他却惊呆了，继而不顾世俗的不解和嘲笑，在姑娘的面颊上印上了“冷冰冰的吻”。小说中就这一情节使用了大面积的文字，表现了朱胜瑀的锥心之痛，这种痛并不是对拒婚的懊悔，而是对一个无辜的年轻生命的惋惜和尊重。《别》中的青年志士与爱妻话别嘱托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，要爱妻在他发生意外后不要守他而要嫁人。在那个如磐般黑暗的时代，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之光，像闪电一样划过夜空，点燃希望的火把。

柔石与鲁迅先生共同创办“朝花社”，译介苏俄和东北欧以普罗大众为书写对象、风格刚健的文学艺术。柔石自己翻译过高尔基和列夫·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，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思想，对柔石影响甚大。柔石的自述体小说《旧时代之死》的主人公朱胜瑀说托尔斯泰是他“惟一信仰的人”；有着作者身影的中篇小说《二月》中的人物萧涧秋随身所带的是托尔斯泰的《艺术论》。

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独特之处，是“自我救赎”的思想。《旧时代之死》中的朱胜瑀，对母亲、弟弟和“未婚妻”都有着强烈

的愧疚，但他又无法也无力予以补救，使他陷于巨大的忏悔痛苦中不能自拔。《三姊妹》中的章先生最后意识到是自己害了三个纯洁的姑娘后，他要付出全部家财和自己的未来，以求得对方的宽恕和原谅。章先生的忏悔使读者自然联想到托尔斯泰《复活》中的聂赫留道夫的“自我救赎”。柔石当然无法与巨匠比肩，但在20世纪初叶甚至包括其后的中国文学中，这种创作意识尽管不多，却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柔石的早期小说创作如《旧时代之死》等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激情，但艺术上显得冲动急切，在人物塑造和布局谋篇以及语言锤炼等方面，还有稚嫩之嫌。到了后期，以《二月》和《为奴隶的母亲》为标志，柔石的小说创作渐臻成熟，深刻的主题意蕴、厚重的艺术格调、从容的笔致，无不显示着卓越的创作才华。

柔石的小说语言在简洁、凝练的总体风格中，对于白描、写意手法的运用是颇为成功并独具特色的。鲁迅先生在谈到创作时曾说：“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，勿卖弄。”经过鲁迅先生教诲并心领神会、富有创造精神的柔石，在其文学实践中可谓深得其中三昧。在柔石的小说中，我们看不到华丽的辞藻和过分的形容，写环境则力避静止而务求以动带静；写人物则重在摹神写意，抓住要害，往往数笔便形神兼备，血肉丰满。个性化的对话手法，柔石运用得炉火纯青，在其同时代作家中独领风骚。《刽子手的故事》通篇都是对话，几乎无需什么介绍性文字，每个人的不同身份、地位和性格便都如在眼前，呼之欲出。《二月》中萧涧秋与陶岚的对话，将人物的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惟妙惟肖，富有张力。至于像萧涧秋与陶慕侃关于“你去问将来吧”等那样的对话，则简直是神来之笔，含蓄，风趣，意在言外，尽显智慧。

目 录

导论·····	1
疯人·····	1
刽子手的故事·····	12
别·····	17
为奴隶的母亲·····	24
三姊妹·····	48
二月·····	101
旧时代之死	
未成功的破坏 ·····	225
冰冷冷的接吻 ·····	329
柔石年表（1902—1931）·····	437

疯 人

事情的发觉在早晨，日中时，他就被逐了！而傍晚，他爱人的死耗传遍我乡。接着，他就发疯了！悲惨而不安定的世界就随这夜幕罩着，在他四周继续了数天，到死神来拉他归阴曹取消了他底罪案时为止！

他——是吾乡望族某家书记。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底生身父母是谁。自幼即在街坊飘泊。幸（不幸！）于六岁时见怜某家主人于人于门上，遂收留以养子看待。在当时，当然有一种钟爱，因为他学书学剑，都很有成功。后来以他赋性之高傲与不羁，逆主人耳，遂贬为书记，以此，人也只以书记看他！如是二三年，他不幸的命运，更展拓他底地域了！当然有种种纤少事故，结成这偌大的苦痛之网；不过最大的，自然要算他和主人底少女底恋爱发觉了！其实，光明正大的恋爱，万无所谓发觉与否，不过在以礼教的兽皮蒙脸者，将何等重大的事哟！

疯人我实在没有什么！好像做了一场大梦，晨间起来，人们都变卦了，他们的举动言词，我看来真难受！奇啊！究竟为什么？连我亲爱的朋友，都个个蹙¹拢他们底眉宇，深深在忧愁叹息，好似世界从此末日般！当我问“你们愁什么”？他们也就垂下头说不出半句来。我就大笑说——美丽的晨光！射到人们的心上罢！射到我爱人的头上罢！——是的，忘记了，久矣不见伊。真奇怪！伊到哪里去了？

我去找伊，我要去找伊了！

爱人哟，你在那儿？

一天不见你，

世界会从我底心中消去了！

他一边歌着，一边向他主人底家里走去。对面他看见一个朋友——是主人底仆人急急忙忙地走来。他扯住了他问道：——你何用乎这么踉跄？我底爱人在家么？伊无恙么？请你轻些，赶快告诉我，我要送“阳光”给伊戴在头上，多么美丽呵！阳光戴在头上。

他惘然的手足乱舞起来，好似为他爱人得着光荣一般。然而他的朋友，也只有以眼泪回答他，闷闷地走开了。

疯人一些都使我不懂！碰着亲热的人，个个对我哭泣，和我不相识的人也个个对我忧愁。究竟什么事？我只好呆呆地对他们！而且，我的朋友，郑郑重重地对我说，“你的爱妹早死了！你也竟这样疯下去么？”下半句话我有些不懂，不过“爱妹死了？”这又何稀奇呢？死了？好，好！死了，死了！伊死了，我当然会到伊死后的地方去找，那真好极了！假如我找到伊在一个美丽的天国，月永远是圆的，花永远是香的，清风四季飘着，我同伊住着，多少快乐呢！还有谁来管辖我俩哟？我俩可恣情地谈笑，我俩可率性地游舞，唱痛痛快快的歌，吟淋漓滴滴的诗，还怕谁来窥听而闲说呢？活着的人们底口子，眼睛，耳朵等，真坏哟！是时常——是的，偏说不是的；红的，硬说是绿的；明明一只驴，要喜欢说是马；真坏！一想起我就恨极！多少爱底真和美哟。被他们糟蹋到假和丑了！

他不觉流出泪来，默默地盲目的走，口里还咕咕噜噜的说着，一心想找死了并且就在死的当夜已葬了的伊。但又何处去找呢？到这时疯了已完全一天，在这一天之内，他既没有饮过一口水，又没有吃过一粒饭；清秀俊白的形容，已变成枯槁与憔悴！无限生命之悲哀，正如佛光一般，从他的周身辉射出来。

主人至此，似乎有几分醒悟，此事不该如此，断送了自己底爱女和一个青年。爱情就是生命，破坏爱情，明明证出是戕残生命，但还有何用哟！一个死的已死，一个疯的正疯，而且死神也急急在后呼他。虽忏悔，又有何用哟！

疯人真令我性急！伊究竟到那儿去了？我在伊家墙外环绕了十数圈，眼不转睛的从花园望到楼上窗中，伊底闺阁的一室。窗门总紧紧地关着，竟没有一人来开！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，这样的白昼，伊莫非还在睡着么。怎的，连伊的影儿都没有！我真徬徨哟！想一脚跳进，粉墙儿又高似青天；撕破喉咙喊，声浪又透不进那坚壁。只自恨，有何法子呢？以后我轻轻的问一个孩子，他告诉我，伊到城隍庙里去了。我立刻跑到城隍庙，但找遍，没见一个人在烧香。认清了一个个菩萨，都不是，不是！我想，伊一定回避了我罢？小孩的话是不会错的。我就在那边等了，但等了一夜，也没有，没有！冷风真可恶，他偏都都的吹来，使我全身发抖，就是此刻眼睛也还在紧胀胀的痛。

一个陌生的朋友，衣服穿的很破，样子也颇可怜。但，咳！和我一见如故。因为现在许多人，都和我话不投机了！所以人倒切实想不通，衣服很破，倒反令人很要亲近。他卧在中堂左楹边，天已黑暗，不过月色有一边在天上。我走向他旁边坐下，而且问他：

“阿哥，我是找我底爱人的，你在这里待谁呵？”

他缓缓的答：

“我不待谁。”

我强逼问他：

“你不待谁为什么也在这里呢？冷风多么厉害呵！你不回你暖和的家乡，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你一定告诉我。”

他不得已似的说。

“做什么哟！有何待哟！就做的，也是空！就有的，也是死！”

我当时跳起叫道：

“死？顶好，顶好！将来我们可一块儿死，搀着手到死的天国里去！那边冬季也有蔷薇花，多么美丽哟！”

他似乎我不应当这样的说。他说道：

“何必如是！你太令人悲伤了！父母生出我们来，本来是大大错误！拿取没爱情的生命之来到世上，好似夏日烈光下无水注灌而枯干的花，安能放葩结子？不过既已如此，我们当一己解释，一己原谅，断祈望，想念，留恋之情，垂首徘徊？两手空空的这和我相识的世界就是！似你这样，真真当初何必！”

“我该完全裸露我底身体么？向清风呼吸，也难被允许的事么？世界中连一草一石，都为占于强者么？”

“你不该看作小事这么大哟！什么错误，都从狭义的‘有’里生出来的！自杀与疯狂，就是最烈的表现！”

我于是想着了问：

“谁有长剑？敬借一支，杀完世上一切成了空的。最后，杀了自己，好么？”

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这当然是好，不过这是一个梦！”

唉！人类真真谬谬哟！除爱情外，世上还有什么存在的東西呢？他们偏抢“无”以为“有”，而且抢别人底“无”以为己“有”。何苦！你们快快割掉你们底心脏罢！他请我睡，我何尝要睡呢？我不过辗转我底身体，在冷冰冰的石上朦胧地过了一夜就是。

他更疯癫的异样了。

忽然，不知从何人手里假²来一件袈裟³，十二分得意地穿起，赤着两脚，在大街小巷里走。此外还有一串念珠，一面小旗——上书着一“爱”字，系他亲笔，口里大声唱着歌。大人们只有表示摇头的意义，许多小孩子，爱他悦耳，跟在后面学：

天上有云，

地上有草，
人间有伊，
我向伊道：
你即是云，
你即是草；
望草永青，
望云永皓。
云同天长，
草共地久，
天长地久，
颂伊不朽！

遇着妇人他就对她道：——你要什么？你饭可不吃，衣可不穿，“爱”字不可偷偷地被她漏去！因为除了“爱”，人间一切都是“空”，世上什么都是“死”，请你有便，通知我爱人一声，望伊谨守着“爱”，不久，我将去接受她了。——聪明的妇人，对他说个“是”，他就似有无限光荣一般，跳着舞着；假如一声不响的走了，他就唱起这首歌，挥袖扬长而去了。

疯人在西关外，松林里寻得许多好花，红，黄，白，何等美丽哟！伊见到不知如何喜欢呢！我托朋友带给伊，不过，朋友的话，很奇怪！他说“我为你撒在她底坟上罢”！“她”，是否即“伊”？“坟”？什么东西呵？这名词在我脑中好新鲜而使我打一寒战！“坟上”，“她底坟上”，“撒在她底坟上”，一堆好听的词句，我一些不懂，一些不懂！我当时急着对他说，“劳你拿去罢，还不要给伊爸爸看见，他要抢去踏碎的！”真好，他也就为我拿去了。

朋友们商量医救他的事，他正走来。一个朋友说：

“事情太悲伤了！这样下去，究竟怎样好呢？一个虽葬了，一个总望他复原。”

他这时真似一个先知，知道了此事之于他，他嚷着说：